

由

拳

集

由拳集卷之十六目錄

書

與王元美二首

與丁右武

與王敬美

奉陳玉卮

與馮太常

與鄭職方

答陸宗伯

寄張幼于兄弟

答徐孟孺

答王敬美

寄張太史

寄館中諸司馬

上張申二閣師

與王百穀二首

與沈君典

與周元孚

答徐孟孺

與王元美先生

與王百穀

與瞿魯夫

與馮開之四首

與孫以德二首

與董陽明

與嘉則先生

與孺毅

與甘應溥侍御

與董太史

與馮駕部

與陸敬承

與沈箕仲

與楊公亮

由拳集卷之十六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與王元美二首

天降災下邑元元離此大青隆日夜蓬跣自傷為
令無狀無能出一籌救我父老子弟徒步走雨中
率父老子弟親操耒耨築隄阡今禾稼僅存其十
五爾平居不能脩德行政以召天和及馮夷竊弄
其威命廼始倉皇出走龜勉支吾亦左矣先生不

加請讓而勞苦如平生隆感而自慙滋為主臣矣
眊以長辛操青雀舡迎沈嘉則先生甫至自鹽官
縣亟得此如操白雪而下神物也嘉則年來詩律
更細神力更王其所得意前無古人署中無事戲
為二十咏隆與沈先生同賦成左右顧盼捉挾風
霜舉趾頗高矣敬要先生同賦之旋奉篇目幸握
管以待有如先生不賦此者雖非鮑昭才盡終無
以嚴天下英雄心惟先生圖之嘉則先生甫至未
能輒脩問多致意長者讞記存且云八月中旬過

弇園訪先生也

曹子念見枉渚先生五言絕句二十首讀之齒牙
間泠泠生山泉爽氣留三日不去子念台蕩之行
以何日日許作詩送行別後竟冗奪柰何敝鄉張
大司馬德表東海文高越絕且天性好游揚士類
後采之秀賴以成名者甚衆不肖故出司馬公門
下平生國士之遇烈於皦日不肖哭公詩云但歌
黃鳥堪同死不信明珠可報恩大槩可觀矣今其
嗣子邦仁將走千里扶服謁門下為司馬求墓銘

先生持海內文衡天下之人莫不欲得先生片言
隻字以為重啟微寵靈光此下泉司馬待以不
家少司馬平生又門下所知也不肖心知蓋稱西
司馬云其子峻亦將以墓銘為請兩司馬身後事
咸在先生南向再拜使者敬陳於下執事伏惟財
管沈嘉則先生辱先生款遇良厚私謝之中懷耿
耿言何能宣黃雀紫蟹肥矣

與丁右武

往歲與仁兄倚醉長安連鑣廣陌雅志絕塵冥心

獨往可謂極裴徊之驢悟逍遙之肯假令人生長
如昨乎即榮挂七命身登九列何羨也頽頽未幾
便各翻飛一出都門岐路南北鴻鴈中斷霜露再
零望山川於南中思君子於天末不自知其懸然
隕涕矣是下揚旌四郊攬轡七閩宣士茂忠勤施
不怠是稱須眉男子弟鄙庸椎魯兩為下吏了无
善狀僅習折腰貴人而氣數多阨三吳近苦水潦
漂屋傷稼饒殍載途徒跣自勞痼瘵無補為之奈
何故人久闊近况可知仁兄英標曠度秀拔人羣

聞與汝虞相得驩甚漳浦令故吳雅士而足下深
薦同禮之羨修兄弟之好丁君終長者意氣迺如
此哉汝虞兄使南使附數行不盡中懷伏靳遠答

與王敬美

都門把臂為歡頃臾一夕分携千古永嘆賤子自
淮南量移吳會只尺婁江會以職事至得一舟奉
長公顏色觴余縹緲閣上上清茂壺下臨曲池玄
言名理條戒滓穢召我清虛可謂出幽谷披閭風
中殊冷然因喟譏家春艸有懷瓊柱更切也自

後連遭水潦饑傷孔多賤臣徒跣空屣於奔命未
能一脩寒暄門下而信使業先之益以惠貺滋為
媿矣率尔附致殊不尺中懷伏斬亮答

奉陳玉叔

往來之熊上舍赴白門道淮上伏謁明公以書相
聞具言明公念不肖隆良毀隆愕而不信謂袁生
固謬稱明公騷壇大將人文泰岱安所得襪線之
士而將揚之哉且也安下吏之分不敢輒以姓名
通於記室平生傾嚮大雅真如調飢又雅聞明公

獎借才峻恒恐不及風流師表海內延頸下走益
欽欽豔焉每投袂自奮夫蜀山之銅延津之劔氣
類竒同應若桴鼓而况含靈之屬秀異之品哉隆
即不當以賤吏為解天下豈有挾監司貴驕天下
士陳先生哉而三吳屬當有大青兩師不仁陽侯
竊權鬼母呼於城門而青猿出於長衢洪澤蕩折
為元元憂小臣蒲服奉盞鍾之役徒跣自傷竟使
鄙吝日固風雅坐衰執鞭之私久未得請業先承
長者下訊惠以瑤華霞光暎人明珠入手五色爛

馬奪我魂氣如墮崑崙萬仞罡風中乃細營書詞
又何情至也明公折節後進固自得之天性迺不
肖隆東海鄙男子見不踰于坎蛙而技且讙乎鼯
鼠顧何以望見車輪清塵而奉壺盂下風哉不肖
隆竊睹見先生於此道意念深矣便欲杖策渡江
伏謁道左一領謦欬畢平生而卒牽於簿領草草
脩不腆之辭擬付使者再拜而進之下執事伏惟
明公不以廝養賤質而棄其麻蒯即無當列屋固
居然侍者下陳也悚息以聽

與馮太常

足下官太常居白門頗遠獨弟兩為卑冗下吏百
勞侵人頭顱早白固云材具蓋亦有數焉仁兄平
居恂恂長者廼睹間者諸所剗割抑又何磊砢也
男子墮地豈止取尊官厚祿內以飽其妻孥而外
誇里閭要以蹈道執節粹媿貞亮不失丈夫之致
尔仁兄翱翔雲霄而弟浮湛溷濁曠脩名不立玄素
復雕神飈促人義和轉轍每思栖足峨眉積雪之
間脩然自廣而罽羅羈之長轡莫騁奈何王上舍

來岸足下華札如對龍光自足下入留都弟之浮
踪飄轉南北卒卒無須臾之暇修一寒暄而芳訊
先至使人抱媿良深王上舍通家弟兄覩其人襟
茂雅有諸父風此來道仁兄厚情不置兄亦何所
不厚哉教邑曹上舍志伊遊南雍便附數行不盡
縷縷

與鄭職方

往歲一晤年丈於闔閭城下瞬息分携及抵西陵
見蒼頭來言脰篋之狀良所太息此後浮萍南北

尺素不將同袍義缺悵如之何弟晨不能望氣而
知貧人至加声色於長年三老雖坐不知亦可謂
無鹽唐突西子矣仁兄不加誚呵反辱折柬足下
不失長者而僕為宵人至今媿之諸孫本志承厚
款異數居然通家子之愛足下可謂專取仁義遠
絕常倫感載非言語所宣矣鴻才駿蔡翊贊本兵
安攘之畧中外倚辦大夫致身差服如弟步蕭下
吏兩困災罷昕夕焦勞不堪揀過故吾都失日以
紛拏行且奈何救轄曹士舍志尹八南雍便附荒

檄奉訊台社倉卒不莊

荅陸宗伯

日睹龍光仄聞玄論虛往實歸心殊冷然先生日
焚香燕坐默視寂照闕溟濤之化達要眇之旨雖
室同柱下何以加焉隆故自鄙庸彝走俗狀滓穢
日盛清虛不來自揣無由得聞至道然每從垢網
而披玄朗未嘗不心醉旬日也別來殊用茫然忽
荷華檄兼拜嘉惠如奉清儀人還裁謝率尔不莊
寄張幼于兄弟

不佞往居海上輒向慕君家兄弟明秀尔雅越在
東鄙不一覩大國之風良用缺然丙子歲北征倚
權闔閭城下王百穀先生儼然造不佞時不佞謝
病百穀彊起之攬衣初殊頭岑岑既聽王先生玄
言清遠如披松下風肌膚為爽病良已自是定交
獨以不得一當君家兄弟為恨屬謁范府公府公
出足下所為見懷之作憲甚僕為今不能先高賢
而使賢者先令令可知矣周公瑕名滿海內僕亦
未能一脩寒暄之堂僕之孟浪乃尔不佞鄙无足

辱諸公友藉然執鞭賢豪區區之心良有之敬希
之門下惟先生崇譽伯起先生文雅淹貫俠氣亮
節使人興專諸要離之思一樓兩雄魚腸水犀當
不死乎聞伯起所佐如姬竊符新聲雄麗快人不
知可得一部寓目不坐困職事不能掃門懷刺輒
以荒札通致其款款外小詩奉懷二足下蚤吟鳳
嘯滋為鄙矣

答徐孟孺

昨青雀裝浦口蒼頭持足下書至急啟滅讀不終

篇色動已把黑號手戰而不定已灑七神為王也
何物徐生白吞七澤筆搖五嶽雲間有此直令二
陸文章黯靄無色矣僕厭苦游辭無當玄帝素王
之道又恐鬼物善妒竹素為祟思一切屏去雕蟲
玩心玄虛不能自割則命侍史火殺青餘者覆瓿
矣乃今讀足下文辭不覓技瘳也諸評隲僕文字
僕烏敢當足下第亦美其指墨一吐白中千古非
至意也不然者鍾子不失聽乎然伯喈之寶論衡
即又何足為吾兩人者道哉吾兩人或者張茂先

所稱豐城之物延津遇合光恠動天其亦有數耶
乃僕恨為一官所縛俯仰高厚嘗苦跼踏不得与
足下時上放迹九峰三泖間足下而且駟車南矣
白門柳色依依向人廣陌青駝垂鞭緩步此時視
青浦令一檻猿耳兩沈先生曠士足下不可不交
其人足下尨也処壺中可矣无入人指甲恐為斷
尾他日上下天門為東海尨女咲也昔張路斯為
宣城令歸与石氏大人九子俱尨去故頼上人也
僕倘似之手僕亦喜為尨鱗甲隱上乘風雷駟海

門巨濤者三即今與足下遇合寧獨偶然哉幸足
下自愛來書愿得僕長語方冗不能也倚權畧叙
敬謝故人入郿城當一造請

答王敬美

隆不佞於文稅亡所知識獨私心知向往海內賢
喆嘗如渴飢曩歲得奉清塵燕市秉燭深夜談天
雕尤尽披玉屑便自謂不虛此生已從潦濮量移
吳會遂得摳衣拜長公廷尉先生先生曠度一見
謬賞把臂入林廼隆故鄙庸無以災罷多故俗務

嬰心每濡毫伸紙不餘吐一語亡以自進於兩先
生門下奈何日承廷尉先生臨况救邑為言明公
北上抵吳門迺不一迴車婁東僕以未得報於郵
人亡從負弩矢親迓旌干道左惋悵可言駢駢征
人蒙犯霜露猶且記存故人於千里之外檄書爛
然既及下吏書詞更多肝膈款語此為高雅洵語
倍万恒情益令不佞隆慙慙亡地矣使者行促率
尔附檄殊不盡鄙悰尚容端讖

寄張太史

往歲旅食京華過蒙足下曠蕩之知僕自度於文
稅淺薄譬諸甕盎之物不睹天地之大全特彘而
為里言伊吾自適於村社間以奉於雲門六英之
側則啞然失聲矣足下何自滯之而媿毋夷光質
從好移僕亦遂亡其醜塗澤而前乃足下不加唾
去謬見推予僕即不敢津津誦言為譏然心感其
知矣一走泥塗遂越霄漢嘗念夷門老監猶能以
信陵之故感激酬恩矧僕雖不佞猶操雕蟲之技
挂室名於稅林會息懷羨當不後於常人客歲曾

裁一短牋敬候足下屬足下南託馮開之轉致之
而開之予告又以屬沈茂仁不諗終得又浮湛不
迹聞仁兄暫辭清蹕之班尚羊渚宮之下江蘿杜
若靡蕪舛干無不可以攬擷揚芬振藻甚善甚善
僕不佞奉職無狀三吳涖洞元元是疚罪在守土
文雅日減於昔而吏治不光將何以仰副知己願
越是懇救邑丞高君家僮還敬脩一言附致寒暄
之私伏惟崇譽外具拙草請教大方因風神注

寄館中諸同年

恭聞年兄拜官從太史事上座 皇國下光同袍
仰望雲霄可矇欣豫隆自遠清塵遂即險巖比於
勞薪淮泗之上扶服經年漂轉吳會西鄙惡壤華
露藍縷如理禁鳥而浚洞為青歲復不登為之柰
何鼯鼠之技窮矣往旅食魚華數奉教於大君子
別來何得便去諸懷每思脩不腆之辭小致寒暄
門下而俗狀種種含毫伸紙不待一語嘗丙夜起
步中遽踟躕久之不自知其霜露之沾衣也近奉
明旨無由叩首闕下一望見天上故人此心誠搖

搖然如懸旌矣。敝邑高丞來，敬布空楮，奉訊簡牘之罪。知不可文，伏惟長者崇鑒。

上張申二閣師

隆材質，踈庸荷蒙恩師門下，特達之知，真宰鑪錘，息及賤品，銘之肺腑。往歲旅食京華，杜門養拙，不敢以燕見，仰溷祭餼，清嚴時時從稠衆中，望見台光，階墀之下，如披青冥，卿雲有爛，慰浣可言。洎從小吏奔走，泗上量移，雲間漂轉，吳楚遠迹，歲月數從南天，瞻望北斗，常思修尺一之書，敬候恩師相

公百福願念賤臣下吏恐不當輒用突暄常語濫
瀆清聽翹首霄漢邈若河山矣恭惟息師翊贊
鴻化均調四海大業邗隆並登三五甚盛甚盛隆
為令奉職無狀境內水潦為災元元痼瘵朝夕憂
勤罔以佐百姓之一二司牧多闕罪何可文茲當
縣丞其上計敬裁短牋附布其款款之愚神馳
闕下瞻懷台光隆不任瞻仰悚灼之至

與王百穀二首

君家先君子布衣之俠令弟得執筆以從事其間

何異伯喈作郭有道碑第足下當代才子而微君
行實又多海內名筆為之先駟持我瓦礫廁彼珠
玉自局促難為前耳別來更日走塵俗中墨卿久
踈坐逋宿約罪且不可文獻歲當徹一二日視篆
為尊君一搦管長洲公書竟浮湛殷洪喬抗志乃
尔惠書四紙俊爽真如飛天仙人可謂前無率更
後俛待詔更辱惠香奩當坐一小閣中焚龍腦子
而讀玉臺香奩諸書然非為令事矣日者念足下
良甚何時得一稅駕金昌臥解嘲軒再與足下縱

談名理也足下欲得布一縑作大袖方袍育浦故
產希然皆市民里婦易錢米者直可斗米一縑耳
僅堪與足下擦疥因思救邑甚落民無生計日織
此一布易斗米備晨炊戶以為常布一日不售則
子婦有枵腹坐足下詩云 天子若知蔗政苦東
南倘許賜田租今賜租十不當一又上海諸縣寂
稔而賜租與救邑等奈何何以佐黔首之一二
尊公小傳脫藁奉去請教承諸君子履藻之後如
夷光在御始難為容張司馬公墓銘孺毅何不見

貽一首昨於此中徐孟孺許見之固是足下所貽
廷尉公筆力更遒洵是老將足下小楷精工乃尔
足稱雙絕邵武君寓吳門良久僕日促之來竟絕
履屐而去可謂不念先司馬屋上之烏足下獻歲
來何所事七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千百年來
風流先生當不讓人僕故亦北海座中客區區困
一斗大城子每想聆玉屑之音真如消暘壯征何
時幸一見報飛花布一端附楫

與君典

往歲殷无美曹任之兩致君典尺素殷生迺不欲
自為洪喬置書王元美廷尉而去未得倒屣此君
曹生訪足下郊園幸以不佞故作青眼敬謙多情
曹生無大執能足當一隊而心知慕足下此其志
可取尔徐生秀才異寺偶以母病不能出門念青
山更切也昨閱邸報見起足下命果不足下尊名
良是而云起復何也足下蒙天子息擢第一官
太史至渥矣足下宜何如以報稱足下抱經畧大
材非僕邀儒生比平居抵掌庶幾張子房鳩夷子

皮者流不宜汶汶為山林客足下且被命出處大節大夫內斷於心似不必問諸磨尹 陛下神聖翼佑貞良子房少伯不以此時對尺寸而光竹素則无時矣不佞曩与足下言謝眺青山終非卿家物願足下即秣馬治行大人之操何必箕頰五湖之約請勿復敢言足下臥尤之姿義薄雕蟲日所示高篇自是英雄本色不佞又安能持沾七小技而仰首稱說於子房范蠡之前為英雄捧腹哉無論經綸手段即如此執亦何有於么麼長卿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非僕与足下之謂矣有如淮陰
實降心下問僕亦不惜自為李左車也一咲年伯
母而下萬福初八日已遣平頭奴婦迎老母計時
下且到辱佳惠良謝文三種完上足下欲僕沉思
自為之沉思而竟不能工奈何近作數首書便面
奉去孺子不知終可教不蘇長公真蹟一卷王少
微私印二方輕吹一端奉寄足下近况幸以相聞

與周元孚

往歲得足下尺素道往道故嘆逝惜別故人之情

良厚追維長安把臂斗酒相勞清談名理婆娑嘉
釐微寵靈於足下自謂范張可佐管鮑不死洎弟
以小吏奉奔走之役蒼茫分手辱足下時之過我
逆旅相對黯然雖蘓李河梁之別不過此矣每一
念此便使人心折足下形姪珪俎心眷雲壑三歲
之中兩得請於上旌旄翩翩日從鄉父老徇翔
故林昔人所謂吏隱足下是也僕不肖牛馬於四
方浮萍於南北踐更災羅妹耗心力歲月云迈侵
尋二毛真世之勞薪命也何言業已安之然閱歷

漸深世味都盡人生能幾元、胡為東海之曲可
 以投竿或尋足下荆南楚澤之間所非至情而言
 之愿指蒼天以為正讀懷人諸作言言璀璨句中
 之奇何多邪逌者出薊門下潞河應邊陲返荆楚
 登覽山川篇章當更後章不恠見寄君家季子詒
 我長機揮霍雄藻洵有足下門風楚維多才要如
 君家兄弟定然寡傳使人情伏懷諸君近作效顰
 西子聿大賜雌黃高燕罷官還遣吏從行更布數
 語冗次據案勒狀百不宣一令弟不及裁書素為

致意

答徐孟孺

足下出門諸邑佐俱報罷官兀然一身萬事咸肩
之俯仰天地之間太無聊賴宦情日以蕭疎如秋
天雲以故身在百冗而心益以閒清夜篝燈朗朗
兀坐懷人念舊濡毫信紙得詩六十餘首詩成寐
寡無可與語者急欲寄足下一賞音而平頭奴適
至良快僕許姑無論其工拙五言古詩以一二夕
得六十餘首僕亦大抵捷矣哉求足下直言抑掄

之勿有所諱。甚矣。吳生久聞其名。來書小傷於拙。何也。豈刺成當不爾耶。

與王元美

友人馮開之開美。工古文辭。為人亦澗懿不與流俗。伍雅慕先生。躡蹻擔簦。願以壯面之。禮見不佞。覘此君意念深矣。先生其猶海乎。以為百谷玉則馮生者。宜不在麾斥之列。馮生又稍解禪理。閔不佞紛溷。日墮苦海。勸不佞稍讀西方聖人諸書。以求自解脫。不佞畧叩其旨。即未必登彼岸。比於人。

代亦可謂越然先生試与一談先迺法眼矣近購
佛書不可得敢從先生求楞嚴經一副本退食多
暇結念友人得感懷詩五十餘首錄去求先生刊
定

與百穀

昨友人馮開之過坐頭作三日留抵掌而談天下
佳山川處間及玄素之道甚適開之開美有致其
言空寂更精詣相期共脫進賢冠築室西湖之上
老也言之津津至丙夜不能休多世外語若使王

先生據胡牀揮塵尾而談當更有進於此者便可
令西生吐舌矣恨不泔同此燈燭光悵恨何已新
春協風且至農事方興天何復霖雨決旬元元重
困何以官為使人宦情益蕭條亡賴人奴不識大
賢至為羨千鈞之弩邪聞吳縣公已移去誰當聽
此者雅聞胡侍御公高行亮節竟坎廩死往過無
錫不能一造其廬其為長恨可言誠得_以筆足供
役甚愿不敢辭_也中丹木為雨傷未大爛煬當是
香芳而待足下惟足下來為牡丹主人

與瞿睿夫

去歲居穎得足下及貧即書語意高古情寄沉鬱
虞卿信窮愁何其言之工也足下束髮讀書有如
徵天之靈蚤致雲霄立天子丹陛之下即擄藻
如春華亦詞人遭遇之常尔安能歎咤万夫騖動
六合如今日哉今夫大海峰巒秀特一望浩上平
波安流烏睹竒覩遠長風下擊洪波湧起日月朏
而不止然後見其險絕也屈大夫即才氣瑰麗非
頌寃胡有離騷韓之璽公子不遭孤憤其文辭詎

齒於蘇張諸君何可得乎。居視司馬子長一瞽史
 及其下於蒼蠅室爛然文采遂與五嶽四瀆比壽而
 日月齊光也。僕嘗試與足下一抵掌而譚從古賢
 人才子童牙逢時白首富貴終身不見窮愁之事
 者何人。生元一日驩苑有万世名蓋古今同病矣。
 僕年三十五得一第三十後為小吏足下謂僕遇
 乎不遇乎乃三十年以前人出之所謂艱難困苦
 無一不備嘗之矣。而僕未嘗一日作攢眉態從此
 三十八年而往世間之榮枯憂喜何復能入僕之

眉睫又况骨其肝惡哉僕方嬰世網不當作超然
語苟世人肯掣檻弃而縱糜庶則深山之上長林
之下此樂可以忘死吾聞英雄不為將相則為神
僊免其將相而今就神僊之業亦人生大快何不
可耶故僕竊以為屈平子長諸公不以此時觀性
命之理極逍遙之樂而含毫禿穎苦垂空文急而
託於世是去人禍而復自投天刑也僕以為非計
子房四皓均為漢傑良也慕封侯之業而四公卒
抗唐山之操今足下以罪罷公車則有唐山之芝

可茹也足下勿復為窮愁恐為四公咲古人畏富
貴之逼人而甘心於清冷之澗如足下以絕意富
貴為窮愁即貧不肯何止九萬里哉世人見僕終
日欽欽澡行勤事佐吏良苦謂僕故脩名者且以
此求聞於世梯通顯為可謂交相寡鄙之士僕不
能以官為敬亦以此為逍遙者也身為不才夫日
崇穢德而求逍遙豈不遠哉願足下自廣後五年
而尋僕嵩陽庄廬之間元平亦可與共此者臭味
苟同煙霞不遠

與開之四首

別之下嘗苦不得見見輒恐其別也河干公手良
覺銷魂婁東謁二王先生罷便可解維僕且自起
焚香掃地而待足下敬遣小吏迓僊舟河干返壘
頭尚須俟三日留不見足下一日為三秋足下
遊處即以三朝為一歲矣燈前佳語如聞天樂
足下既不能與拘囚之夫久遊處遠去而可廼矣
數十里外羣諸豪少年酣暢長嘯大語髣髴乘冷
風問於予耳不獨恨恨足下且以如諸公矣宇宙

亦天窳廊矣十洲五嶽何往不可容一么麼屠生
而區區以升斗故從人涕唾下位生涯良足自鄙
又安得御長風騎六氣而從足下萬里凌虛徑度
也不穀亡望矣惟愿先生丹砂蚤成惠一粒拯我
屠生即無他美風流調笑亦自可人異時聞風之
上具茨之下無我寂寞也來役候足下行李裝而
後返此人頗樸實堪奉奔走足下命之返乃返廷
韓長孺欽之非之仲方諸君位何狀吳会山川為
是下及諸君驛騷日月五星至奔迫失次微聞真

宰上訴於帝謂公等太橫哉僕又愿公等小戢
詞鋒乃僕亦不能自戢也言之失咲君典若來千
萬馳急足報我

老母以十九日拒官署距仁兄行一日尔輒荷見
存敬道雅意於老母前矣仁兄之華亭日與諸故
人燕味為樂第一別足下便與輿臺為伍退坐一
室蕭然泣寡念足下腹腸真如車輪弟固不知為
令念足下而後知為令也堂堂六尺坐困五斗五
斗亡所恨恨不得飛揚隨足下尔旬日返西湖西

湖花事且爛熳然君家鴛與湖當亦不減嘉則昨日書到云仁兄曾有湖上看桃花約渠且有渡江意仁兄歸當與此公遇僕益怔忡心動矣木蘭舟上幸為我酌一杯波臣去冬大雷電吾郡有人被擊死者有子殺母者天時人事如此可畏哉今春又久陰雨不解將來歲時不知又若何弟不才濫竊升斗於此朝夕欽欽靡敢踰法度尺寸竟何以稅駕奉教以來小暇即焚香而讀楞嚴僅舉其句未得其實詮如煩熱人飲水便自清涼當洗心從

而偶遭文人不堪技癢又好折節時賢旁觀不訾
或以為近名百日墨守一朝而失之片語出人間
便是誨妒明知其如此而不能割也譬如甘酒者
音者雖復受戒父兄時或當前故病旋發使僕盡
捐筆墨一意簿書便覺太無聊賴亦不能知有官
人之樂矣然以此故長恐為世人口實而勤苦恒
信於他人黔首之事以身任之即至猥瑣勞瘁不
敢辭足下所知也薄命之人進退維谷假使僕雅
無文稅之好而別有涼德人將舍我乎語云順風

而呼僕今呼逆風矣何施而不難也滄海之曲可
以投竿僕不當攢眉而向故人窮愁之言不覺覩
縷恐足下厭聽

與楊公亮

開之來具道足下氣骨勁爽風度毅遠真張曲江
宋廣平之流而文采過之又予開之相善開之玄
竅穆愉間露豪氣細扣其中終是風塵外品僕居
鄙穢賴此君相存銷吾習氣進以玄理每一談對
如披松下風冷然清絕僕流落湖海三十年中間

涉應風波飽嘗世味不可謂不習矣迺往者居長
安猶以翫麋有聲不能諧俗蓬心頑質非可物化
逮淪一今日作溷子駘馳糞壤間內為文法拘持
而外遭官長訾詈乃始降心屈首俛而就羈繼多
務勞人百憂相煎習氣漸平似得磨鍊之力而頭
顱亦日漸種種矣敬邑新土瘠賦重民貧俗器介
於諸太縣之間大人長者多如星豪右窺伺猾胥
旁睨案牘山委冠蓋蜂涌大家日責禮貌禮貌失
則大家怨小民日望息澤息澤不下則小民怨一

意寬卹黔首而脩令之職事則勢格不行易以得
罪置閭閻之隱憂一切不問而惟悉力奔走將迎
則失居身之義又民亦有口不可防也甘心澳忍
則官常大壞而必不免操行皦皦自可亡媿而亦
未必免其故良不易言清濁之間又非士君子之
所宜自處也將奈何哉僕本疎眉薄命斤斤以沐
度自守庶幾不為同袍羞又見此中寔苦災屢勉
為拊循厚卹小民而薄奉士大夫外節閭閻之費
而內自甘澹泊此不佞區區一念微情亦為令之

開士求證正果幸弗棄弟子蠢愚相見无期可厭
紆軫

小刻足下與長孺意既决敢不惟命新舊臺並奉
去在兩君財擇目錄且无刻随有得不妨次第寄
往兩君業為叙嘉則宜有作教遣吏持上原臺弟
檢閱不日有人交西湖工直弟自處分兩君貧士
不如令牀頭猶有俸錢不以相累費公神思可爾
與孫以德二首

隆踈庸薄命行與時常相左天猶不殺小人得幸

於二三兄弟二三兄弟咸海內名流不我嘔太使
得把臂而講交遊之禮捫心顧影誠不自知其何
從得之豈不以隆雖鄙行能不齒而此中頗實亦
為諸君子所寬世人了不識所以謂環尾鯢生何
乃抗顏人代間多大人之遊此豈惟他人雖僕亦
自疑之矣然僕亦知自守靡敢孟浪以廣遊道惟
是二三兄弟驩然如故蚤夜濯磨居恒想一早漢
落以貽知己者羞所非至情愿指皦日此中巨室
責人敬事以禮寔不能任諂子非禮將迎身處鄙

賤不思勤宜職事以安義命而徒矜澤嫫母而孔
為容取憐求理於大人長者之口不惟僕羞之亦
先生之所弗是也居此中歲餘頗以志行死他為
賢士大夫所併容至部中父老子弟久益相安僕
守身如處子即一顰笑亦真不敢苟不獨力求為
文士解朝且亦自免罪過而偶遭天下寒廊士不
堪時露抗浪非敢云英雄本色亦端為習氣未除
仁兄何以進之泥塗賤士何能一日而忘雲霄故
人故人念我當亦不減會面无期壯望雪涕

以德太史仁兄足下數日前邑貢唐生來附致公
行心緒如蠶絲了不可抽杼心則易下筆則難僕
以不肖幸辱仁兄友藉仁兄之視不肖何如蕭朱
款款於下泉張范陶々於水文方之今日芬風不
減往得足下書中有一二樂石語覆露不肖深矣
不肖鄙先識不達足下雅意便疑足下小有厭薄
寒賤意作書奉答頗傷和平僕之齒蒼乃若此譬
之嬰兒祇以一擣黍故便足號噴涕泗橫集僕行
年近四十而猶有童心宜志行不立德業无闻也

然謂非厚足下不可長門之怨團扇之歌怨生於
情令僕遇塗人當不若是又意氣易動殊為淺夫
而悲喜咸真不失赤子矣不肖流落風塵三十餘
年涉世多矣中間更歷人情變態不可謂不深搖
精汨神鑿此混沌即令滑稽園轉何所不化而自
信赤子之心終未淪喪即事親交友務篤厚不敢
浮游禠身好廉潔居官而有愛百姓之癖咸根至
性非有所為而直以氣質頗近豪爽通脫自快世
人不肯深管第以為孟浪之士不復可以仁義羈

繼為如是則孝友慈惠忠信廉潔必屬之闔茸懦夫而豪爽快士無一而可即蘓長公文丞相諸君不大稱寬乎此言又近童心聊足為足下捧腹之助僕居此中日勞神塵溷疲則篝鐙兀坐焚香啜茗近頗好讀釋老諸書真心寂照恍若有得火地之中絲上擾上何異朝菌榮枯蚊蚋起滅救精勞形以從之一旦委謝尺成虛幻大丈夫當包荒造化而乃為造化所包无邪竹杖一在手五嶽足下尔安能佞眉強顏与鷄鶩爭食也世人仕宦託與

山林往往虛而不實口結煙霞情繫軒冕彼固聯
以此為高致非本性也僕自無貴人之骨富家公
之相非敢遠託山林為高第顧影自照此子似終
宜丘壑而足下此興不淺而業為人所器識恐終
不得自解免進而三公退亦尚可浮五湖名在凌
煙又復挂蘭臺石室如韓稚圭諸人良亦不俗足
下圖之

與董陽明

僕之踈庸迺作簿書吏又得巖邑也匪敢云干將

請履其實使跛驚晞驥也視事以來日夕欽欽求
為文士一解嘲而才力短矣往居東海時好弄筆
墨日以執鞭之役後諸君子遊多聞齋給如是下
尤不佞所汪想顧不佞居江沚蕭曠之野與足下
遊處稍不便不能時時把臂相歡然相見未嘗不
款曲也今不佞不幸為吏為文法所拘持屈首受
事不得如曩時追隨豪俊雅遊而私中紆結如幽
囚人男子在世不得封侯廟食希天壤之烈而垂
竹帛之聲即五嶽四瀆何處不可寄傲何至苟假

官眷戀五斗為造化小兒所籠絡長往決起會
須有日不即引去者少見梗槩以求託於世數年
以後捫蘿栖霞此言如孟浪終當自見伯翼不通
一字者三年送足下小及不佞僕猶感其不忘足
下之上海不肯為不佞屈固知逸鳳游龍非尉羅
所制讀來札宏放軼塵洎讀高篇又纏纏整躄欵
伏何已小刻板已毀自去年久亡此豪青溪集
板嘉則先生業持以去亡以奉命里語請教駁附
不腆

與嘉則先生

歲杪無便羽無從一寄訊念先生不去懷中老母
東歸承先生時過存具見長者高義二月十九日
家兄始奉老母拉署中得先生手札如睹先生之
面矣村居多暇誰與周旋新篇幾何渴欲一洗塵
心幸不悵見寄花朝開之西度見過居齋中俱數
日劇談高躡驩如常時恨不得先生在座吾兩人
相念如出一口矣此時西湖春事正盛湖上樓船
隄邊士女六橋楊柳夾岬苑花良可遊適開之正

在歸途先生以此時出門計三月初旬可值於湖
上開之高曠軼塵精通內典薦於友義深於人情
雖玄朗出世而用情特厚知先生深至日夕與不
肖私語可謂傾向大賢屬在肺腑論交得此真自
可人先生西湖之興小闌不識能便買青溪之棹
不開之出門岑寂退食偶暇誤得嘉則先生傳一
晉傳先生固多名筆乃隆不肖敢自謂知先生於
行輩中為最深握筆者余小子何敢多讓文字即
未精工其言先生大畧若是敬奉去惟高明自擇

馬中間插寫胡司馬及先生行實一二頗得英雄
本色差少法度耳開之固欲為我翻刻小集不得
已付之先生傳亦已付去外臨別時有七言律一
首送行李不及錄藁之武林幸持原藁付梓人新
舊集再乞先生一刊定焉獻歲又復苦陰雨連綿
今月廿三告城隍神是日乃霽微天之幸二麥有
望矣來書言明州災異可畏濫竽一命自多苦心
先生飲水山栖亦復有世道隱憂夫婺猶不恤其
締而憂家國况先生執孺穀田疇鄭朗仲初諸君

時時握手不心緒多端臨書屬百冗不盡所欲言

與孺毅

仁兄客吳門弟不能尋一便奉晤中心軫結而足
下亦恹雲間跬步不肯躔過衙齋昨致書百毅謂
足下不念先司馬屋上之烏誠恨之矣司馬公墓
銘幸見惠一冊眊於雲間一友生處見則百毅所
詒也祭司馬公文去年承兄賜橐旋復夫之今馮
開之太史固請小集翻刻此文似必不可不登梓
者開之客武林足下可寫原作付之或擲弟轉致

何如君家諸賢昆季作何狀久不得一奉晤言結
念良甚為司馬公舉襄事弟坐羈職守不得忝會
壅一申白弟絮酒之哀恨同終天孺覺孺愿二兄
不及裁問為致拳拳伯翼不通一字者三年弟三
致書矣近作詩送董陽明遊小及不佞乃不佞猶
感其不忘嘉則先生東海高品今論定矣足下不
可比屋而失之百遍過從一夕千古

與甘應溥侍御

往歲居京師幸得同袍之義數奉顏色接緒論

則見以為足下個儻之士閤廊多聞即亦徒得足
下之面而未得足下之心今而知足下高朗粹白
矚然垢紛之外闢葦剪庸之徒固唾去不論雖安
號稱伉爽有氣者尚未必能應足下之籓垣凡士
大夫之氣揚而光外耀者其器猶淺矣至人懿德
譬猶滄海鳥上含元氣下為百谷王尾閭洩之不
為涸川瀆歸之不為盈是所謂上善也是下之器
似之交遊中得士如足下可為吾徒增一恒岱然
不佞竊有疑於足下之言云足下苦為令僕苦為

吉士此非足下之言令亦何苦吉士亦何苦大丈夫可黔婁可公侯何論其他足下拔俗之標逸群之骨了了於此久矣此兩言當為僕哉然僕亦有以自廣自為令以來示困簿書出遭官長罵詈良足以稱苦而僕未嘗一日作愁眉人以譽聞不為喜以毀聞不為怒頗勤職事寔嬾將迎升沉之事一二委命主者而足下云云豈亦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邪簿書小暇亦惟是二三故人馮開之沈嘉則時時相聞問而此中有士曰莫廷韓徐

長孺彭欽之皆藻雅冲亮可与言僕雖處泥塗不
悶也偶意興所到吐一二里言伊吾壯窓下自取
快意而止而議者有謂空文无當无補於殿寂之
毫未所知遂舉以相戒嗟嗟令賤子日夜工雕虫
之技而置民事都不問以廢職業而買虛殼則吾
豈敢僕不過偷取一時之暇或夜懸燈而手一編
以解煩散鬱及吐一二言自為適固非沉酣其中
者也居官而至以讀書脩私文為戒亦可悲矣夫
官之穢德足以敗官者何限而獨文章哉屠隆東

海男子進不得志則有長竿可投何為呢呢自苦
足下冠惠文冠立柱下為貴近臣賤吏瑣尾不當
復為此言進然足下之恬愉非心有其尊官者是
以僕輒參口无忌不然者踟躕屏氣噤不敢前矣
瑣瑣畧陳伏惟澄照

与董太史

弟之於仁兄豈特附在青雲之末稱兄弟行然後
相善也蓋自總角同遊膠庠外託交遊內連蒹葭
義至厚矣其後以貧賤之故就食太未又出入雅

相親無何同舉於鄉成進士又同也中間閱歷險
夷鮑叔夷吾情好愈篤兄弟行中更逾常倫今足
下聳壑昂霄天下想望風采而弟顛頓支離淪於
鄙賤諺云為尤為猪此其驗矣累辱賤素般般款
語故歡如昨不以泥途見遺弟是以益信足下長
者而不佞未免有童心佐吏以來日坐塵冗久未
布其區區恐足下自以能終厚故人而不佞乃局
促貴賤常格過於引嫌甘心退縮則弟益不知足
下矣故敢提肝挈膽一吐露焉然不佞寔非敢為

浮薄亦未始過自引嫌以避長者兀故尔每一念
至心寬長隄杌不安仁兄出入承明之廬珪璋特
達冰壺朗徹西來好音日滿人耳而弟奔走瑣庸
徒奉虎子而事貴大人不意邯鄲才人嫁為廝養
卒嬾長恐一旦濩落為知己辱遠中厨下朝夕惟
虔蟻眉薄命得免主人翁撫楚罵詈足矣榮華安
敢望仁兄聽此當為妻其不歡作書時偶亡好懷
語多踈鹵失次幸弗以為訝年伯父母而下却中
亮平安善飯幸道隆問訊

與馮駕部

往居京師受事司馬署中雅知明公博洽之材忠
篤之志志韜精葆光不外耀沉幾內即真人倫之
卓絕吾徒之師表僕私用歸往而天性疎拙不善
納交明公亦復尚玄守雌怕上厚黜莫逆於心相
視亦不咲矣以故日處一堂比肩而失明公夫彼
以相慕悅有當於心雖故知不過而曾無一言道
所懷如山林樵牧交臂遊處甚習而了不通姓名
僕以為猶有太上之風焉即不蚤結託固无恨矣

從此以往見面論心而有不稱故人者非事情矣
讀明公所惠長牋文字高古識慮沉雄至讀韻語
瑰壯竒麗坐失岑王迺若談說當世之務鑿中
竅抱忱慨朗暢之氣而以平和出之固知明公曠
舉君子他日不獨擅文章名家要當以功業顯乎
今天下有士如明公即僕又不得不私自悔其相
知晚矣不佞待罪岩邑奉職亡狀境內災傷蚤夜
湜磨罔敢惰棄而才智鄙庸亡能佐黔首之急之
一二何以仰副拳匕敬修不腆之辭奉候下執事

冗率無次。管納不宣。

與陸敬承

不佞往居都門。辱二三兄弟。謬愛。日夕過從。抵簞
促席。每恨短晷。或一朝不把手。輒有山河。闊絕之
思。而足下。顧獨迴車息影。不為通者。半歲。偶遭於
路。掉臂去。如市人。僕素憤憤。不答。深中。便謂二三
兄弟。中厭薄不佞者。無如是下。而不知是下之鍾
情特厚也。不佞惜。蒼亡識。固誠足自哂。而足下之
真誠。簡樸。了無機事。謂非羲皇以前人可乎。向聞

足下之言云。僕雅愛子。不啻渴饒。而天性踈嬾。偶不及懷。一刺為通。及至相見。同儕中。又偶不及。作寒暄數語。去後。未始不悔。悔復已已。偶而相踈。亦偶而相厚。人情有如此。豈非太上之遺哉。自是或累月不一會。會輒驩然也。嗟嗟。僕自信平生踈而任真。子與世俗異。而機事猶未忘盡。機事都盡。未。有若足下者也。酒德同於伯倫。玄同超於蒙莊。所。營者特猶有文章。所多者官爵。而長苦世人深不。深則以為淺。夫不可與任事。天下事豈必深者所。

不深也。而其器易滿。不失為淺。豁達踈朗之士。但不為機穽。臨事當機。安知其不沉雄。即淺亦有深也。方寸溪谷。對面九疑。一跌不收。立得奇禍。亦深者之過也。提肝挈膽。洞見底裡。為人所易。又為人所寬。亦淺者之效也。足下真僕之師。富貴不可以巧取。巧取而得者。其命固得之也。命得之也。巧亦來。不巧亦來。不然。造物能破壞之矣。天下巧者豈少哉。人謂僕拙。乃僕猶恨其巧。以僕方般倅。則誠拙。若比之抱甕灌園丈人。則僕之機事亦多矣。僕

而誠拙僊佛不遠今之苦塵壒中者徒以未大拙也足下近真人矣何以教我指我迷方開之冲淡可與足下共脩淨土近訪僕署中盡遺氣溷作世外語如飲冰矣此時恨不得与足下印正焉

与箕仲

足下居西曹閒適迺以筆札之役頗聞勞神良工苦心知者亦不希矣世有賞音何妨奏流水聞一篇每出長安紙價為貴也昔錢卽之居京師未必如此聊足為吾曹吐氣若弟之瀟落當復何言歎

奉教賢者擇地而蹈不敢踰法度尺寸至能敏取
憐渙忍以買名奉實鄙賤所未能直以龍韞無端
而得罪大人長者有死不敢為若苦細氓而媚貴
人屈正法而對私德誠鄙心不忍也悉力周旋使
人人得所欲而去以無失名譽即僕亦愿之然人
心不足多口亦大難調矣取貴相知心半以格外
見亮若朝聽一愛者之口便可伯夷暮聽一憎者
之口立為盜跖僕尚何賴乎矣而自信終不敢為
穢德以負知者昔人有言寧為刑罰所加毋為陳

君所短僕念此矣所以不求知世人而求知足下
如以多口交譽為賢則阿大夫何以烹如必以毀
言日至者為賢則龔黃諸公聲施後世矣此何可
為據僕居此中无治狀可稱弟不但操行即一舉
笑亦不敢苟而嘒嘒者猶向肩吾不休僕何敢知
其人即知之何敢恨也善乎馮開之之言曰用君
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僕雖不肖敢忘此言然
僕寔有一事不敢為知己隱平生好弄筆墨今為
簿書吏固嘗決意焚楮研專志治簿書庶幾得職

今也而旁觀不悅者或反指為好名假如僕日就
不肖以身為壑豈惟此中士大夫弗與足下亦必
明目張膽而斥之矣其間曲折如此未可一數盡
也足下以為僕遭此苦邪不苦邪里語有言咲啼
俱不款方信做人難僕甚類之言此不能不破壯
士顏矣僕亦何苦而道此煩悶事向足下嘵嘵不
休願矐江湖俯仰天地於是為快然語而罷足下
亮之足下奮翼雲霄名位日起文章命達絕出寒
賤僕不敢妒亦不敢羨也萬物各有今安見雲鳳

而啗糞蛆安見籬鷄而羨大鵬苟知其今何不道
遙僕偶捉筆向故人道往論今遂爾感慨僕平居
寔不長如此僕而長如此不達甚矣

由拳集卷之十六終